其实更兴奋的是王建华，他遗憾自己的人生就是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，当年任班长时俯首帖耳听红团工宣队，斗私批修乐此不疲，后好不容易从学校考进区级档案馆，整天与悄无声息的黄卷打交道，为退休前解决主任科员职位而对领导唯唯诺诺，聚会时看到有的同学财大气粗而暗自恼恨。不管到了什么年代，他总把持不住自己的心，唯有读书时，他奉裘美丽为心中女神的信念未变。当得知裘美丽即将迎来生日大寿时，王建华竭力鼓动裘美丽回国与同学共度，并不厌其烦地召集、谋划此次出行活动。张家界是裘美丽向往的旅游胜地，王建华想着：在风景旖旎的山道上，他和裘美丽并肩缓行，娓娓而谈，当然他绝不会把心底的那份情愫直白地告诉裘美丽，但所有的浪漫设计被罗福祥搞得鸡飞狗跳，王建华变得茫然失措起来……

三

张晓莉和儿子第二天傍晚飞赴张家界，医生特准进重症监护室探视5分钟。罗福祥仍昏睡着，儿子喊他也没反应，但仪器显示脑电波和心跳瞬时上下舞动。医生介绍说：这个病人身体素质总体不错，脑淤血似在吸收中，现在只能静卧以观其变。王建华陪着笑脸，连连感谢后告退。

张晓莉情绪很有些急躁，她告诉王建华：老房子动迁已拉开序幕，正在进行第一轮征询。婆婆在世时留下东、西两间厢房，罗福祥哥嫂住东厢房，西厢房小隔间放杂物，罗福祥一家则住西厢房的大隔间。婆婆认为大儿子当年插队在外吃苦了，所以有些偏心，但申明若动迁，所得房屋或钱财兄弟均分。小儿子最有出息，已是著名投资咨询专家，不屑祖上的那点遗产。婆婆是户主，说话一言九鼎，兄弟俩也没分户。现在哥嫂却要按照实际占有面积拿动迁款，否则就不肯签约，张晓莉觉得吃了大亏，政府的奖励费也可能拿不到，儿子结婚买房就成空中楼阁，难怪张晓莉烦躁不安。儿子像罗福祥，寡言少语，紧抿着嘴唇不知在想什么。张晓莉摇着头：“福祥这人做事情平常蛮当心，也不大喝醉酒，怎么会醉成这样闯大祸？”王建华当然听得懂弦外之音，但他不敢告诉实情，只能含糊其辞。张晓莉叹了口气：“到底是老了呀。”

张晓莉和儿子来了，裘美丽和张雅萍等同学再每天守在医院里也就有些无趣，她俩包括王建华索性随着同学去游玩散心，尽管心头很有些沉甸甸的难受，总好过

直面张晓莉哭丧着的脸。出于女人的天性和本能，张晓莉很看不惯裘美丽的打扮做派，她也从未听丈夫说起过有这么个海外同学。或许是刘彩娥嘴快多事，张晓莉到底隐约知道了罗福祥出丑闯祸的原委，心中怒气无从发泄，只能冷眼相对。裘美丽何等敏感，觉得被冤枉有些讪讪的，又无法辩解，王建华也怕越描越黑，不敢多言。要是不被阿猫拖着去打牌，怎么会闯这样的大祸？

6天张家界旅游即将结束，晚上将返赴上海虹桥机场，罗福祥依旧昏睡不醒，但生命体征平稳。医生两手一摊，字斟句酌：“病人危险期应该已经过去，淤血吸收掉很多，拍片也没发现骨折，但不能断定脊椎神经是否受损，最好将病人尽快送回上海继续治疗。”

医生的话令大家松了一口气，回上海治疗其实是张晓莉和大家共同的心愿，但如何转送到上海？医生建议最好乘飞机，当然不是和大家一起搭民航班机，而是包一架急救直升机。询问下来包机价格起码在3万元以上，且因为业务繁忙，近期也无法安排。张晓莉听闻吓了一大跳：那么贵啊，又不能进医保报销。但她怕同学们走后，与儿子无法应付，还是决意要回上海。

光头是开私房菜餐厅的老板，起起浮浮总赚了些钱，但他做人低调从不炫富。此刻光头开腔了：“医生，救命车可以啦？”医生有些害怕地看着光头，点点头：“当然也可以，但我们医院救护车不去外地的”。光头放缓着语气，商量似的问医生：“我们人生地不熟的，你知道有私人承包的救命车吗？”医生没吭气，指指门口招贴墙，转身离去。

王建华恍然大悟，拉着光头去看招贴墙上的广告，果真有非120而是手机号码的救护车电话。听说到上海，手机那头立即报价8000元，且没有陪护医生和仪器设备。光头巧舌如簧，最终5000元搞定。医院让张晓莉签名免责书，一切后果均家属自负，并迅速开出转院单，张晓莉咬牙全部答应下来。

光头掏出一叠人民币给张晓莉：“阿嫂，这是3000元，一点小意思”。其他同学见状也纷纷捐款，要强的张晓莉满脸通红、羞愧不要。张雅萍悄悄收齐并记下姓名，捐款超过了5000元。光头拍着王建华的肩膀：“班长，依就辛苦一点，陪伊拉一道乘车回上海算了。男人老了就怕心里有想法，关键时刻又脱枪头。”

总算天随人愿，一路车行奔波，顺利抵达上海。罗福祥平躺在担架上，不哼不吭，神色平静，似乎很清醒。王建华这些年毕竟积累下一些人脉，他电话询问做医生